

小樽高等商業學校  
 圖書部  
 總冊號  
 九門三  
 部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四十一

備忘 百八十四

論為繼斯惡告二語寬厚所以進德遜志時敏所以修業  
 和太師事等且優游地過一生不特自己無所成就虛生  
 虛死與萬物無異即後世不振約略可見大禹過門不  
 入成湯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仰  
 思三王夜以繼日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  
 將至自古聖賢何等志力

東漢之君知崇儒重道矣惜其時無格心之臣有宋諸儒  
 能致君矣惜其時無一德之主此君臣相遇自古為難

自古人倫之變唯有舜處得盡善曰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使頑父嚚母教弟一槩化爲慈父母友愛之弟想見後來天倫之樂更當過人至其克諧之道亦只二語曰負罪引慝而已夔夔齊栗而已孟子謂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此負罪引慝之證也子夏告司馬牛以敬而無失恭而有禮此夔夔齊栗之意也故曰爲法天下可傳後世孟子三自反夫子內省不疚處人己之間聖賢無往不用此意大舜烝烝乂直是用此以格有苗觀苗民逆命便退師舞干羽於兩階亦有反己引慝之意他日夫子繫易象至蹇則曰反

身修德明夷則曰用晦而明於震曰恐懼修省無非此意

呂氏月令所重大約四五事曰農政曰軍政曰賞曰罰曰禱祠祭祀而已全不及教民之事其所爲教亦不外富強不及孝弟忠信於此可觀世變與秦之所以爲秦矣漢襲秦故其間亦有相類者如祠五帝之類○月令不及會男女事見當時昏姻之禮久廢

學者於先喆遺書但當篤信而敬守之求其有益於己方得長進纔有意於訾駁儒先卽此一念已不可以對聖賢矣更何讀書學問之可言

大誥雖以君臣同遊爲第一條其實終三百年未之有也  
毋論三代君臣腹心手足之義卽漢唐以來君臣相與  
之義難以彷彿嘗云漢襲秦故然君臣間猶不如此三  
百年中大概是一否卦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內陰外  
陽內柔外剛內小人外君子

吾人今日惟歿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二語奉以終身此意  
子思孟子與夫子所以示人先後一揆

真西山大學衍義觀其用心直是欲致君爲堯舜之君使  
民爲堯舜之民學者不讀此等書真猶正牆面而立也  
吾初時爲學亦只茫然後來得見近思錄大學衍義方

識門庭戶牖所在

修道之教莫先於禮樂政與刑其末也

人言耕讀不能相兼非也人只坐無所事事閒蕩過日及  
妄求非分營營朝夕看得讀書是人事外事又爲文字  
章句之家窮年累歲而不得休息故以耕爲俗末勞苦  
不可堪之事患其分心若專勤農桑以供賦役給衣食  
而絕妄爲以其餘閒讀書修身儘優游也農功有時多  
只半年諺曰農夫半年閒況此半年之中一月未嘗無  
幾日之暇一日未嘗無幾刻之息以是開卷誦習講求  
義理不已多乎竊謂心逸日休誠莫過此

語沈生

司馬溫公議改科舉法范忠宣曰朝廷欲求眾人之長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蒞眾之義不若清心以俟眾論可者從之不可者更俟眾賢議之忠宣此言深得君相之道亦不止君相為然凡居上以蒞眾者非用此道無以集眾思廣忠益

遇事不問義理是非與當為不當為而先卜筮以決其吉凶成否此由義理之心不能勝其利害之心也其做必至於見義不為事固有吉而不可為亦有凶而義決當為者君子唯義之與比而已文中子曰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大哉言矣 規某友

大壯四陽盛長而在下二陰將盡而在上正如桓靈之世政亂於上俗清於下當時君子以不知用壯之戒竟冒觸藩之凶遯二陰在內而浸長四陽在外而將衰正如熹皇之初女子小人根株已深難以振拔當時諸公以不知肥遯之義致蹈攸往之災可哀也然則義無可為與曰唯君與相可為然帝乙之後繼之以紂宣王之後繼以幽平又不可謂非天實為之也

心要實用力要實用志壹動氣未有實用其心而力不至者

知覺二義雖然程子以所當然所以然為解而朱子祖述

之竊疑先知是生知一種聖人先覺是學知困知一種聖人先後特對凡民而言及其知之一也○覺如寐者之得醒知則如未嘗寐者也知覺於理非有淺深所知所覺有淺深耳

此身表裏上下四旁莫不昭著顯明無可欺蔽故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又曰不愧屋漏又曰平生今人只要做得一面好看一時好看遮遮掩掩以爲子智子能不亦愚乎

人知遠恥辱自能走向上一路

安處善須從勉處善做功夫樂循理須從苦循理做功夫

久則安安則樂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固尙切磋然須有神聽和平之美記曰相觀而善又曰孫友視志安有一意乖爭之理無論有意乖爭入於小人之道卽婢直自快亦非君子之道也卽其人之所養可知已矣有爲

唯讀書求友則能日進二者皆以遜志爲先

淘沙將以獲金也金雜沙土中未嘗毫末見其初必就沙土淘之沙土盡而金始見金之旣獲誠無所事於沙苟不從沙土淘之金終不可以得于此可知求賢取善之益



內則少儀全以養人愛敬之心愛敬之心人所固有猶必待養而長茂可見先王制禮無非養人之性情禮教不行日用行習何往而不枯其固有之良乎

有容德乃大器小量窄之人在朝在野俱足敗類君子不取

矜己之人雖是好修實足傷物曾不反思矜是學人深病矜則驕心生

義理重則死生得喪榮辱毀譽無所不輕學者平日功夫只要栽培得義理深固此重則彼輕勢也若只于死生得喪榮辱毀譽處較量分數徒費心力須知慷慨就死

傲屣萬鍾蒙詬忍恥種種人之所難便使無一不能仍於義理無當君子不由也

人皆知作家計須苦喫苦掙不知讀書學問與夫立身行己俱不可不苦喫苦掙朱子謂孟子一生忍飢受餓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且思吾人於道理上能掙進得幾分否於身分上能掙起得幾分否動輒怨天豈不得罪於天尤人豈不得罪於人

勿執偏見而害義理之正毋任愛憎而亂臧否之實究竟義理自有至當何能害得適以見其心之蔽臧否自有一定何嘗亂得祇以見其心之私此種用意於學人中

病最深貽禍亦最大不可不力治也

規友

禮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是也其尸服以士服可疑今祭不設尸不足論但以中庸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之義推之恐葬旣以大夫則祭之尸亦當以大夫服

於子之前斥其父於弟子之前斥其師卽使所言未必非是自處己爲非禮臨子字父穉子不拜可見古時禮教之明

有爲

前輩言學問功夫不可作一事看意謂日用行習無非是也竊恐不然今於學問之事當生平第一項用功夫尙恐似做不做時起時倒若不作一事看其悠謬荒忽又何待言又云不可揀題目做意謂凡事當爲爲之也亦恐不然人之爲善去惡全在揀擇去取不肯苟且若概不揀擇使在惡事亦將冒昧爲之乎此等總屬禪家似是而非之論

意在未致知以前謂之有善有惡可也其自物格知至而后更安得謂有善有惡此際但當辨其誠與不誠而已小人只是不能誠其爲善之意是以仰愧俯忤如何誠其爲善之意曰知之旣明行之必果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則心廣體胖矣



古人論德必以行言尚書言行有九德論語言德行先後

一揆

平天下傳若移生財有大道至以義為利也一百七十六  
字於康誥惟命不于常之上而以驕泰以失之終焉條  
理既明三言得失更自截然

天地間人原不甚相遠所爭只學好不學好而已肯學好  
便是向上之人人纔向上便不可限量不學好便是向  
下之人纔向下亦便不可限量 示學者

今日禮教淪夷冠昏喪祭鄉相見所僅存者一二具文而  
已然不可以為具文議論行事復蹈棘子成之失凡事

常存我愛其禮之心 有為

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古人為學所以斯須不去  
禮樂吾人生於禮廢樂崩之後唯有內密九思外檢九  
容庶幾視聽言動勿違乎義理然後五官得治也

古稱衛武耄而好學詩賓之初筵抑抑威儀是其所作也  
觀其致力大概密審於威儀精勤於事物幾微必慎改  
過必勇淇澳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蓋以此然則  
古人為學自身心而外更無別種功夫也

知仁勇三德人言以知為先竊謂以仁為本人而不仁則  
欲勝而理昧雖麤淺易明已受障蔽如何得知人而不

仁則理不勝欲雖明知其當然而柔道牽之如何得勇  
未有啟寵而不納侮者也未有恥過而不作非者也

聲音之道不能知但論近代人情風俗則記所謂政散民  
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亂亡能無遂及乎

見得在己無不是處只是未嘗責己責己無盡責己輕則  
責人自重責己重則責人自輕進退低昂之勢固是如  
此

每事責己則己德日進以之處人無往不順若一意責人  
則己德日損以之接物無往不逆此際不可尤人但當  
正己

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固爲克己之方然不可矯  
枉過正過正則其失均矣須是求當於理欲求當於理  
須是主於敬

讀朱子答何叔京書言其從容和易之意有餘莊整齋肅  
之功不足所存不主於敬不免若存若亡不自覺其舍  
而失之深有警于心自思學之無成正坐此患書於坐  
隅常目在之庶其有改

大禹之克勤克儉成湯之檢身若不及武王之執競人皆  
可學而至何爲自暴棄老至無聞

秦始皇築長城以備胡而不知弒君者近在宮掖亡秦者亦

山東豪傑也後世猶踵其智何居

四月初三夜夢兄以疾惡太堅相戒又戒以不當與惡人交涉識此慎之勿忘

伐樹木者先其枝條而後及根本小人極喪人家國讒謗正直是先其枝條也離間骨肉則及根本矣然披其枝者傷其心未有讒謗正直而骨肉不至離間者可不畏

諸有感

顏子見得天理精明其循理處想亦不甚費力

子張才高意廣其視天下事都無難者但其氣稟如此而克己功夫常少平日言動未必能一循乎理則其過人

處正其病處也

許魯齋篤信好學之士其所得過於金仁山許白雲後人特以仕元之故訾之太過耳

慄慄危懼若將墜於深淵此心何日可忘

人幼而知學則可終身不蹈於悔恥所以樂有賢父兄也道猶路也人其由之各有所通各有所至吾人根腳先須辨別孰爲君子之道孰爲小人之道途徑一分此熟則彼生此通則彼塞愈趨愈遠一往而不可返何能不慎其所之乎

自是則自暴自足則自棄

但能內不惑於妻孥外不惑於諂諛立身便自卓然有感  
柳子厚云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  
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  
吾人讀書功夫亦宜知此意

王者非無智力而智力本乎仁義霸者非無仁義而仁義  
由於智力

五行之說盛於秦漢文王八卦圖說疑出於此時  
國家三大事一曰靖難一曰議禮一曰三案靖難而至重  
修實錄者四議禮而爲明倫大典與三案而爲三朝要  
典之書皆天地易位之事也其餘雖有過情然無大於

此

人紀一日不修則廢墜廢墜則人道幾乎熄矣百年修之  
而不足一旦敗之而有餘今日廢墜已極肇修者何人  
維皇上帝豈誠無意

目前訓蒙卽訓蒙是素位而行一事不可不安於所遇稍  
起願外之心

史記方正學致書燕世子爲以子問父之計此必不然正  
學豈不知父子之親者以子問父愚者不爲況燕王殘  
忍何愛一子竊謂卽有致書之事必是勸燕世子以至  
誠感動其父且暮在側泣涕以諫使得改悔終守臣節

父子俱全而已及燕事已成詔佞之徒遂藉口以爲離間父子詆其謀國事之疎悖天理之正于凡嘉猷訏謨一概抹盡吾於革除間事往往不信率此類也亦不特此而已三百年間史臣所載多不可信啟禎所見者也嘉萬所聞者也自是以上所傳聞者也以所見推之義之是非顛倒事之誣妄失真惟任一己之私不顧天理者何可勝道

數生於氣氣有淑慝清濁厚薄故數有吉凶壽夭貧賤富貴人自有生而後情隨俗遷所稟之氣固已變矣然猶謂因其質之所近遷流不遠至若能於學問之道變化氣質慝者淑而濁者清薄者厚非復有生之初而謂氣數尙能拘之無是理也

凡人存心行事不可不致辨於順逆之際心存和順久則和順積於中事求其順則能順理而安行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只是順之至也辨之不早存於中爲逆德見諸事爲逆理亂常至於臣弑君子弑父亦惟始於幾微之際

學者用力主於窮理則不敢自信其心而心益虛理益明所謂上達循天理也若主於師心則不復審乎義理之

當然而理益昧心益放所謂下達徇人欲也勢所必至從德性上做功夫讀書方有益若讀書不歸之德性非徒無益甚者藉寇兵資盜糧而已

春王正月竊謂宜以建子爲春正先儒夏時冠周月之說終不能無疑時月之建一王之制夫子必不有所改移其間況以論語行夏之時證之可知三代之時唯夏爲得其正而商之丑周之子俱未善也況曰吾從周又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則必無冠以夏時之理先儒謂春秋進退諸侯褒善貶惡竊亦不能無疑在夫子當日祇因魯史舊文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其常事不

勝書與微事不必書者則削之其舊史文過其實者則爲之正定其疑者則闕之不以惑後世而已故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當時風俗猶美文武之道在人史官大概能修其職所書必是直筆以晉趙盾齊崔杼弑君之事觀之魯之舊史當亦不煩大改作也

紀侯大去其國雖是紀侯不能死守社稷宗廟亦緣當時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諸侯陵弱暴寡莫相救恤至於事窮勢極而去不得已也未可深罪紀侯

惠公欲以仲子爲夫人是禍本也天王歸貺是名分之亂自天子也隱之弑惠作之王成之爲人君父蒙首惡之

名亦何辭

秦焚書坑儒二世而亡漢表章六經歷祀四百家國一理仁義何負於人哉

夫子明言成人之美而今人於人有美必欲敗之孟子明言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而今人於人有善必不樂取此何心術

天之生才不易人之成才亦甚難國家不知愛惜保護以爲子孫黎民之計乃反從而摧折敗壞之不亦逆天之理乎逆天理者天命去之何疑

孟子謂樂天者保天下又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自古帝王用心行事無不如此仲虺之誥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兼與侮二字恐成湯聖德非所忍聞尙書自二典三謨而外諸篇可疑者固多也

處人倫事物之間驗來和順極難稍不如意不出於愈疏則出於不可磯人若以是爲心于爲子必不孝于爲臣必不忠于兄弟則不友于宗族親戚則不睦不嫺推之鄉黨僚友無一而可若敬而無失恭而有禮則無此患矣

仁入于弟不藏怒宿怨此因論舜象而言其實仁人於天下之人俱未嘗有藏怒宿怨其心廓然大公物來順應



則無意必固我之私矣

義理人心所同得唯知覺有先後故所至遂殊詩書天下

之公器因智力有淺深故所得亦異

原校智力一作習力

王者尚德故仁義之士進久而化成俗美霸者尚力故才

智之人用不久而盜竊亂賊並起

崇德修慝辨惑分之則三實則一也德進則慝自消去慝

則德益進損益之義也主忠信所以進德徙義便有修

慝之意著緊功夫又在辨惑惑之不辨慝將日深雖欲

修而不知所以修害德滋大故衡量三者辨惑似輕學

者用功辨惑為首

惑之大者在忿慾懲忿窒慾是修慝事將用懲窒之功在

辨之於早子張樊遲皆舉以問想夫子平日舉示學者

切實為己功夫在此

讀書不能克己總無長進博聞強識適足助其偏私而已

有感

人之性情有近開創一邊底有近守成一邊底周太王是

開創底人故見文王之生而遂欲授以國欲授文王則

不得不授王季以及之想泰伯仲雍王季三人雖賢皆

非太王之所喜後世如漢高是開創底人光武雖中興

終近於守成先主是開創人似非光武所及

漢高祖天資美光武學力勝唐太宗才高亦由於好學宋太祖德勝

理義人心所同得反而求之則皆能知皆能行非一己之所可矜詩書天下之公器溫故知新則皆能居安能資深非在我之所得秘矜與秘適以見其私而已

凡人有生以後賦質雖美亦不能無所偏如直者未必能溫寬者未必能栗剛或至於虐簡或至於敖苟非養之以中和不能消融其偏勝然又非朝夕之故所以詩書師友自幼至老不可輒離也

國家不重大臣則朝權歸於女子小人必至之勢也

漢之順帝四年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則曹騰之後得挾天子以行篡竊唐之宗年聽軍中得以自置留後則河北節度使私自傳襲陵夷至五代以及殿前點檢一旦黃袍加身皆理勢之必然者陰之始凝所以不可不慎

虞書食哉惟時急民事也柔遠能邇施政教也惇德允元而難任人進君子退小人也聖人治天下所先三者而已

唐虞用人詢事考言孔子觀人聽言觀行後世論人概略言行而深求其心何居

邪說暴行視讒說殄行為勢益張為害益大此可以觀世變矣

僧人道士愚者既不足與言其智者尤難與言不若但與言俗事道之以孝弟忠信而已然與其智也寧愚

徐養齋可謂讀書有識之士而其充養未盛史惺堂卓立之士惜其所學未能免於習氣然求之有宋公卿間庶

幾劉元城陳忠肅之流亞矣

養齋名問志惺堂名桂芳俱嘉靖間人

善政之存則自朝廷若遺俗流風全係世家舊族能沿先王之澤而已利口惟賢鮮克由禮驕淫矜夸將以惡終

古今同慨如之何其不淪胥以鋪也

有感

十月之交之詩首章即云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可知禍亂之作普天同患在人主大臣自作之孽其當此威虐誠不足惜可哀者下民無罪亦蒙其殃耳

百僚師師則德日以崇業日以廣卿士師師非度則民彝大泯亂家人朋友何往不然是以君子慎其所與居所

與遊

小丈夫自待儘高大丈夫自視甚卑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終其身小心敬慎猶恐不足真有匹夫勝予之意

豈沾沾一得自矜哉

吾人平日反思九德實有何者能無慙負急求所以修之

乎。人於九德卽不能有其三，有其六，要之各有一二，所患不能翕而受之。雖遇有德之人，不能取以自益耳。三代之祭，皆以夙興有事，夏后氏祭其闈爲最早，殷人祭其陽爲日出以後，稍晏。周人以朝及闈爲日初出而未明之時，在夏殷之間，舊以闈爲日將落，以陽爲日中以朝及闈爲自朝至暮，皆非。蓋日中日暮俱非敬道而自朝逮暮，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志，不能不倦怠也。禮以防德，上智之事也，刑以防淫，下愚之事也，命以防欲，中人之事也。

古者天子之太子固與諸侯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入學，而造於大司成。至其眾子亦莫不統於庶子之官，有其戒令與其教治之法，所以成其德而達其材也。方其入學，則自太子以下皆以齒。國有大事則惟太子所使，未有一人無所事事而徒享其祿養者。是以貴胄之子不驕，不淫，人才出而治道興也。後世此義不明，所以不能保其邦家者，往往而是。

僕人有父母之喪，雖在主人前，冠服可易，經不可使去。禮男子重首，雖臣朝於君，無免經也。免音勉

書言天工人代，故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臣曰帝，臣賢才之生，天意所屬，故曰簡在帝心，尊居人上而使

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甚者與羣小比一時君子則摧折  
禁制之使不得達其逆天理至矣天命安得不亟去之  
所以自古應天之實修省爲先進賢退不肖次之問民  
疾苦修政易令又次之

後世舉主連坐之法但可行於薦引之日蓋所舉之人或  
是才不勝任及前此曾有過犯及明有賄屬之迹則兩  
坐固無辭若受任以往或以他事得罪雖聖人不能逆  
知其將來安可保及終身乎必以是苛人又誰敢引薦  
人者但有進人之責者不可不慎重無徇虛聲無取矯  
飾務搜訪實才爲國家用書稱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記

言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全於未舉之前留意人才  
辨之於蚤方不失之造次耳

必有事焉非日用之外別有一項養氣之事卽目前尋常  
舉動合於義便慊於心不合於義卽不慊於心而餒矣  
無非事者一日如是終身亦如是

孔子從先進亦是厭周之末不勝其文也然要歸於中正  
而已若此意一過卽棘子成何以文爲之論矣再過卽  
楊墨申韓莊周之橫議矣浸尋至於商鞅李斯而先王  
道法掃滅無遺所以矯枉過正之心不可不加克治其  
憤時嫉俗一種偏激之論不得不距而絕之也若今日

之禍固由文敝其實由於棄蔑禮教救時之急在於忠信禮讓而已時賢好爲直情徑行蕩夷簡率之言行稍及威儀揖讓卽加唾棄以爲繁文虛僞抑何不思之甚乎三綱五常豈不懽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何嘗一意憤疾一任鄙野乎若此之人適以明其不學而已

有感

氣稟旣不如人而又內無賢父兄外無賢師友斯亦易所謂困蒙也遂乃自足不知親賢取友豈不可羞吝乎

自警

平日之氣卽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持其志無暴其

氣卽中庸戒慎恐懼慎獨之功也持其志則敬以直內矣無暴其氣則義以方外矣聖賢所言本體功夫先後未有一不一揆也

見地要高明踐履要篤實所謂知崇禮卑也二者不可偏於一隅見地有餘而踐履不足鮮不流於禪踐履可觀而見地卑下則止於鄉曲而已學問之事只知崇禮卑一語盡之

平生不敢高談性命只就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處做功夫已不能庶幾萬一何況其他要之性命之理豈外乎此

東林諸公表章程朱之學然與程朱畢竟不同蓋其入門便從靜悟二字用功於聖門博文約禮文行忠信入孝出弟守先待後之意往往不合有及此者不以爲麤淺則以爲支離誰生厲階至今爲梗不能不罪姚江矣古以躬行君子爲儒後世以能著述善講說爲儒天下無道言有枝葉正此謂也雖是有德者必有言若竟以言爲德則失之矣

學者固不可不讀書然不可流而爲學究固須留心世務然不可遂入於功利修諸身見諸行事可以刑家可以範俗窮達一致終始一節方不失爲聖賢之徒

義理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崇效天卑法地之功也

泰否初爻均有拔茅彙征之象而盛衰理亂於是焉分陽進則泰陰進則否必至之勢也故曰罔不在初履霜堅冰之戒羸豕蹢躅之占惡得不思其所始慮其所終世道日非人情險薄詩勤未雨之防易著其亡之戒何可一日忘也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目前所接之人雖聖賢處此豈能一一揀擇只是自家見得天理明所言所行無不準於天理則自不爲習俗所移若一概苟且隨人希有不



下達者

不妄爲一事不妄交一人不妄受一錢其人便有身分窮則入孝出弟一簞食非其道不受於人達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自初學立志以至沒齒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以是而已

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學者好言盡性至命而不修愛敬之實好言窮神知化而不思進反之義遺下學而希上達所謂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者也

孔子無常師而祖述則堯舜憲章則文武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乃願學則惟孔子朱子嘗師籍谿屏山卒業於延平之門乃所終身誦法者則惟程子蓋師也者師其道與德也道之高德之至從而師之道有未高德有未至則姑舍是不得阿私所好也孟子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一義也

易開卷要義如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又如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誠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等語又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美在其中

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等語所以示人學問之道至明且切學者得其一二而從事焉希賢希聖雖至希天豈有不足而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洗心退藏於密以及未之或知等語豈非欲假釋氏之近似亂吾儒之正學乎今日朱紫苗莠雅鄭之辨莫急於此

學者志卑氣弱固不可若氣魄雖大擔荷雖勇苟不遜志於學使義理日進於高明踐履日就於篤實北宮黝之徒而已未幾志氣茶然消歇所謂義襲而行不慊於心則餒也

姚江大罪是逞一己之私心塗生民之耳目排毀儒先闡揚異教而世道人心之害至深且烈也

董江都嚴氣正性多得之春秋王文中溫良正直多得之詩書凡人專精致志於聖賢遺經得效自是不同是以遜志時敏學於古訓不可不力

良知之教使人直情而徑行其敝至於廢滅禮教播棄先典記所謂戎狄之道也今人猶不知懲其敝方將攘袂怒目與人爭勝亦可哀已

中庸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却不肯說終日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卻不肯說終日說無聲無臭彼雖自謂聖學吾直謂之異端

之徒耳

欲人之敬已須自敬其身始能敬其身則不期人之敬而自敬矣記所謂社稷宗廟之中不期敬而敬者也學者能去狎侮二字便有進步

龐公耕於壟上謂世人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甚得天地閉賢人隱之意郭林宗管幼安雖是識見高人一等若徐孺子不可及已

孤未有知不可聽其敗故須託命在瀕危不欲聽其亡故須寄臨大節不可奪正須百凡鎮定有如山嶽不可動搖若量而後入見幾而作在受事之初猶可非所語於

休戚相關之義也事機一失後悔何追不可不熟思審

慮有爲下條同

汲黯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所以爲社稷之臣公孫弘發蒙振落或未免利害所怵曲學阿世是其根本之病也

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惟居仁由義四字

虎兇在柙未嘗無噬人之意只不令得出卽不能爲害時其飢飽達其怒心不以生物與之不以全物與之在典守者之善施其用耳

有感下同

古人臨大節不可奪總是主張得定任萬變來前而處之晏如易所謂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詩所謂公孫碩膚赤

烏兀兀是也甯武子愚不可及諸葛武侯鞠躬盡瘁成  
敗利鈍俱所不計可師法也事有雖小而可以喻大驗  
已之所養其一端也

吾豈匏瓜焉能繫而不食是一種道理使死者復生生者  
不愧乎其言又是一種道理

召公欲退周公汲汲呼而告之以不可去之故此意可師  
立身清苦可畏足以有爲但此等人最易入於禪學又是

可憂

有爲下同

看書深求其義自是過人但自此心路用慣又恐好爲穿  
鑿反失聖賢本意大爲心術之害

朱子集第六十七卷雜學辨學者不可不先看於此見得

分明辨別得箇綱領界分便能不爲詖淫邪道所惑

質美之人世未嘗少所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也由於不

知學問爲學又不能下喫緊工夫所以成德者希若溺

沒於流俗淪入於異端者又無論已

有爲

治道本於人才人才本於經術經術本於師儒是以學校

爲人才之本學校不興未有不亂亡者大經不正人倫

不明民行如何可興言之哀痛

好學近知不能好學安於愚也力仁近仁行之不果是不

仁也知恥近勇甘不若人是無恥也

長至後一日自警

只此五官四體百骸正則正邪則邪去故而取新日新而

又新孰能禦之乃不循聖途不遵賢軌縱其私心以苟

同流俗何心哉流俗不止富貴利達一事如邪說誠行皆是

學者存心從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其用心處從知其

不可而為之處看得聖賢此意真切而日用之間勉力

做入則庶幾近乎仁矣

學者始初工夫只是著力保守使不放手到得不顯亦臨

無射亦保方有得力處

敬之一字閑邪以是存誠以是

看築牆深得夾持之義聖賢教人無他用力只是內外交

養而已夾持得不滲漏方不走作有感

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自童稚以至耄期

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自新之實也

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新民之實也

循天理而行極是坦途一入人欲便崎嶇艱阻矣天理人

欲二字最可體玩理本天然不假造作故曰天理一著

人為便是欲此二字是程子發前聖所未有

天道之大在陰陽陰陽進退消長無不以漸故學問工夫

必以漸進好言頓者非天地之理故為異端工夫

學者讀聖賢之書先求為常德吉士未有不恒其德而有

成者也

聖賢未嘗多憂多忿事物之來無論順逆只安心平氣處

置得當理而已徒憂無益輕忿尤害事

自警

憂忿二字最害心不可不懲戒

忿懷恐懼好樂憂患自致知誠意而後豈非理之當然但  
臨時或不及檢察而施之有過其則或意必固我之私  
不能盡去便是志爲氣所勝而爲此心之累不得其正  
也心一失正則所謂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不免已差由  
是而視聽言動罔不乖張又何疑焉

或疑誠其意矣心安得有不正曰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  
惡惡臭豈非意之誠但恐有過中失正之處過中失正  
便是有所而發不中節矣程子謂孝弟而不中理或至  
犯上又云雖無私心苟不合正理卽私心也故檢心之  
功時時不可失然又不從檢心起

或疑非禮勿視聽言動夫子以告顏子而朱子以入小學  
豈小子事乎曰此个功夫是徹上徹下語顏子有顏子  
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小子有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  
正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就聖人分上說不過如此  
就初學分上說亦不過如此經書中多有此種言語故  
曰聖人之言猶天地也

所不賂所不聞只是未與物接戒慎恐懼猶所謂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也說向杳冥昏默去非矣

費而隱正程子所言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說費而隱可說隱而費亦可言其上下察特舉鳶魚之語以示之見得天地之間無非此理之昭著耳其實何物不可以明道子在川上卽川亦是至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無非是也故曰糟粕煨燼無非教也聖人作易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觸處洞然只是見得道理分明

原校之語語字一作理

或言學問真偽子曰無多言凡事認真凡事著實是真凡事苟且不認真是偽

只是隨本分求盡其所當爲守義安命身心豈不泰然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未有言行而不本之心者果能行修言道其心有不可問者乎今有略言行而言心學者雖曰非異端吾不信也或疑康節無身過易無心過難之語竊謂身心一也苟無身過則心之無過可知心苟有過未有不形諸身者

君子不可虛拘大約是去齊時語見之盡心篤而不見之公孫丑使若泛言常理然者君子用心之厚也亦去國



不潔其名之意然與齊王之子節相屬則意亦可見又  
所謂經文如化工也

孟子七篇篇首一章皆有深意梁惠王仁義與利之辨公  
孫丑王霸之辨滕文公明性善道一離婁法先王萬章  
闢邪說告子明仁義之性盡心修身俟命願學孔子必  
稱堯舜

朱子精微象山簡率薛胡謹嚴陳王放曠今人多好象山  
不樂朱子於近代人物尊陳王而詘薛胡固因人情便  
簡率而苦精詳樂放曠而畏謹嚴亦緣百餘年來承陽  
明氣習程朱之書不行於世而王陸則家有其書士人

挾冊便已淪浹其耳目師友之論復錮其心思遂以先  
入之言為主雖使閒讀程朱亦只本王陸之意指摘其  
短長而已誰復能虛心篤志求所為窮理以致其知踐  
履以敏其行者此種習尙不能不變竊憂生心害事之

禍未有艾也

原校一本  
敦其行

白沙云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二字下得極好若以名節  
非道則道豈外於此若以為道盡於名節則特藩籬而  
已門庭堂奧尙有在也今人砥礪名節者固已賢於人  
一等乃遂矜已傲物自以為足則緣於道未嘗得其門  
而入也

友人規予平日於人稱許太過予思之誠有然者但當今之世人欲橫流肆惡無忌苟一言一行之善豈非天地之心不容泯息處安得不一分作幾分咨嗟歎賞誠不能自己且使其人聞人之稱許而更好行其善或是旁人聞人有善而願慕之亦欣然爲善皆不可知若必曰此事善他事未必善今日善他日未必善甚而謂其事善其心未必善從而深求刻論疑而不信處心亦不仁矣

人心天理進一分人欲便退一分世上多一好人便少一不好人此箇機括有心世道者不可不理會著力去扶掖成就之沮人爲善之路絕人自新之機最是不祥程子云願公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自此而替每誦斯言便覺陽和之氣滿於胸臆

逆者如斯不舍晝夜人心時時未發時時已發此固然矣但學者只當用存養省察之功不必先求所謂未發之體而見之如此用功未有不入於禪者便使做成得一種靜功發時仍不中節可知平日所認爲中者未嘗中也豈非錯了工夫孔子自言只是好古敏求其教人只使博文約禮豈欺我哉

未發之中是溥博淵泉體段已發之和是動而世爲天下

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功用且思此是聖人分此事是學者分上事。文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方得謂之中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方得謂之和。大舜惟精惟一亦是未敢便以爲未發之中。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方是發而皆中節。

天人一氣天人一理人爲私意間隔則不誠不誠卽自絕於天矣。是以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以求仁也。此理周易以後子思孟子示人最詳欲得其門而入者舍太極通書西銘諸書其誰從焉。

事前定則不困疑從衍爲其與上文事豫則立嫌於重複也。況乎言行與道何非事者不困不窮又何殊焉。第二十九章動行言三十一章見言行殊不似此上下格礙處困之日有言不信理之常也。吾人今日無蹈尙口之窮默足以容而已。但修身立行不可失其所亨失其所亨則小人矣。

主忠信立德之基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修德之事日用之功此爲切實。

酒誥云剛制予思非特酒要剛制但屬嗜慾俱須剛果用力以制之。

邪說暴行人猶易見唯側言詖行最易惑人以所不及知。

二者流弊與邪說暴行為禍於世道人心總是一般不  
得不嚴拒而峻絕之

古人云子弟可以終年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匪人蓋甚言  
匪人不可近也然二者勢實相因不讀書勢必至於近  
匪人近匪人勢必至於不讀書嗚呼豈獨子弟也哉一  
息尚存總不可不讀書不可近匪人今有人昌言不必  
讀書者不祥之言也託言小人不得已而近之者終於  
下達而已矣自警下同

離羣索居易得遲鈍人固是可懼若不得嚴畏切實之友  
與之朝夕切劘而日與卑鄙柔狎之人處則燕朋燕辟

之害恐又甚於離索也

繫矩卽治國章恕字恕者所以行乎其忠忠者體恕者用  
故曰忠信以得之聖賢之言有忠恕並言者亦有言忠  
不及恕者亦有言恕不及忠者要之一而已矣

今日以經學教其子弟於流俗之心觀之誠無所用然彼  
只是喻利故以為無用其實自二帝三王以及孔孟相  
傳修己治人之理所謂安宅正路也何人可以離得何  
日可以舍得彼特甘於愚下故自暴棄耳有感下同

氣質近剛之人其力足以上進而常患於不肯遜心以從  
善若一出於驕矜忮嫉惟悅人之順己則不可救療矣

氣質近柔之人不難受人切責見善亦知慕悅而恒苦於不肯奮發以有為若一向樂於卑鄙甘心下流而恥則亦未如之何矣此剛克柔克所以不易而人之成材者少也

子弟不令從師受業於祖父為不孝於子孫為不慈於兄弟親戚為流毒不仁孰大焉有感

舜之徒跖之徒均是父母所生天地所覆載只緣此心不同所以相去無算此心何可一日不栽培不栽培便枯亡必至之勢也殆哉若一人為舜徒其勢決不止一人跖之徒亦然其責全在父兄

聞斯行之以之策勵懦弱則可補其不及若有父兄在一語人人可以遵守本此行之永可無原校告語凡事不可告語父兄質之師友者終是行不得也一作告之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只此檢點庶乎鮮失矣

學問之事若要博聞強識無不講習則去日苦多精力衰損非唯有所不能亦將有所不及若是檢點身心使志氣精明行修言道則息尚存不容稍懈也與屠子高其勉錢太常賢大夫也其學問功夫則白沙甘泉一種不涉姚江派若其持身謹飭居官居鄉俱有不可及處近世頗

少

三代以下人主宰相做得用人立政治道便已可觀不曾  
 做得修身尊賢也太祖承元之後肇修人紀之意不  
 可謂不汲汲惜其不知聖人之學故一往自賢自智不  
 肯遜心以從善所以家法相承雖云稽古右文而待士  
 大夫罔克有禮三百年中儒者之學遂已不如古人所  
 學纔純粹便困窮推辱無所不受要亦世運之戾也

錢太常承啟堂集卷五七律過徐何二郡守遺愛祠後聯  
 云茅屋關心欣載詠下注云公除夜詩有尊前一筋菜  
 根軟江上幾家茅屋寒之句不知為徐為何之詩徐何二公

名字里居及其生平識以俟考然即此可見盛世士大夫之存心矣

天地間只是一個太極而已中庸言小大德大者萬物一  
 太極也小者物物一太極也萬物一太極是理一一物  
 一太極是分殊以人身而言未發之中萬物一太極也  
 已發之和物物一太極也先儒言理一無工夫工夫全  
 在分殊上吾人日用致力只要窮致物理隨事精察而  
 力行之即不必言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無乎不在世  
 儒好說本體豈知本體不假修為人人具有雖使說得  
 精微廣大何益於日用

竊疑繫辭多錯簡如旁行而不流一語當在故不過之上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至君子之道鮮矣  
四句當在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之下而以下  
文生生之謂易至陰陽不測之謂神自爲一章

孟子言君子存之周子言君子修之吉修之所以存之也  
求其放心亦是此義先後一揆

學者二字吾人不易承當須是實觀著古之聖賢立心行  
事及其平日修己功夫一一步趨他始得撫心內省唯  
自好一念稍異流俗要之未免爲鄉人也老至無聞實  
是可恥

守義安命身心豈不泰然

有感必有應感應之際道由此起所以有感有應者道也  
雖未感未應道無乎不在故曰不可須臾離唯主敬可  
以凝道

一念之動卽有爲己爲人之別知爲己便能自愛卽事事  
有進步處

程子云功澤旣不及人別事又做不得功澤及人小大自  
有定分不可以強若做不得底事斷然能不去做亦可  
以遠恥辱矣

朱子嘗云放過了親切合做底功夫虛度了難得少壯底  
時日每念及此曷勝自痛



堯之於舜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先天  
而天弗違也文王生有聖德亶父卽欲傳位季歷以及  
之泰伯虞仲卽託採藥逃之荆蠻後天而奉天時也  
賦質庸下之人於義理不能相入但爲父兄者不能不以  
義理勗之冀其有造正如病革在牀雖知不起而延醫  
下藥終不能已也有爲  
天地間邪正善惡貴賤馨穢無不各從其類水流溼火就  
燥如斯而已

人若不慎將來雖悔既往終是無益學者於修慝改過之  
先所以須主於敬

子弟百凡嗜好最可觀其後來成就若其人於衣服飲食  
處用心較重便見其嗜慾深他日是聲色貨利中人若  
不喜衣冠他日必不遵禮法不喜書冊他日必不說義  
理通文墨見其微知其著莫不如此有爲

要做下學功夫須從不怨天不尤人始未有懷怨尤之心  
而能爲爲己之學者

惟不敢自是一念可以爲進學之地自暴自棄者自以爲  
是而已

天理自是易簡循天理則能知險知阻知險知阻而能不  
陷於險阻則健順之德爲之

末世人心險阻山川不足以喻之只素位而行盡其在我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而已恒易知險恒簡知阻是也

人生天地間做了一生便如一篇文字前人做定後人批駁好醜純疵全不可掩雖不能全美亦須令人可以節取假若無處下點通篇塗抹成甚文理少年做人須如初學作文從先正大家學起將來卽不能過人也尙有些規矩而今人說做文字要好底千百人中尙有一二說人要做好底便不可得有感

凡做一項人須要實心實力盡得此項人底道理始得不論做官做工做男子做女人

不能修身立行自拔於庸眾之倫而與人計較於長短得失是非毀譽之間雖復彼善於此五十步笑百步之類而已可恥孰甚自警

既有自好之心切勿蹈攘臂下車之轍習氣不去盡終要敗壞

以身殉道正吾人今日事一息尙存守經俟命日慎一日而已

何文定行狀稱其澹然無欲不屈於萬物之下立乎其大得友於千載之上每諷誦及此輒有無文猶興之意後世人臣奏對每欲稱旨事無大小俱云奉旨稍不如旨

卽以違旨之罪律之盍思唯言莫違一言喪邦之義由是之道入朝事主欲不爲容悅具臣得乎

易之卦爻無一象是虛設聖人繫辭無一言非天理故曰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天下古今興亡治亂只一當位與不當位而已故六十四卦以旣未濟終之

家國之患莫大於無人才國俗奄鄙則禍亂未已子姓齟齬則家道喪敗隆替興衰之機於此卜之

易無貞悔天下之理貞無可悔也貞而吉理之常也貞而凶勢之極也貞而吝事或失中也貞而厲雖未至於凶勢則殆矣君子不以吉而貞不以凶且厲而失以貞明于无悔而已

妄行必取困雖有不困行險徼幸耳君子弗爲也

過與不及俱爲反中庸自以爲是是爲無忌憚不至無忌憚猶可裁以就中

苟好善苟不好善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

胡文定云廉恥一事於吾道中固非深奧然爲士者最不可不謹日三復乎斯言庶有檢防不到無所不至

寄公之禮必是自古已有其制伯夷叔齊爲孤竹亡公子其在北海之濱必有邦君禮養之迨文王興於西土修

養老之政必以國老待之矣故歸就其養至武王伐紂之後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天下諸侯皆新受周命夷齊自無就養之理餓於首陽時義然也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意同但不知何時去周耳叩馬之諫恐是後人因其餓於首陽故爲此言當紂惡旣稔天命歸周伯夷叔齊必無叩馬之事也牧野之日夷齊當已不復在周若太公東海之濱亦必有邦君能尊賢養士者故居於其國但其德不足有爲故去而歸周耳或疑程子以鳶飛魚躍與勿忘勿助之意同如何曰是所謂道不可須臾離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勿忘勿助循

天理也此言上下察上文則言大小各指其一耳若引而伸之遠近亦如此寒暑亦如此幽明古今亦如此總之道無往不在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一費而隱盡之

天下之動各有所會各有所通但未必皆出於正皆得其  
中吉凶悔吝所自生也揆之以常理則得失自見故繫  
辭焉而命之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和靖謂伊川踐履盡易易傳只是因而寫成今讀程傳徑  
思踐履得伊川所言方長得一格也

天地生物於此有餘必於彼不足鮮得其全生人亦然學

問之道唯在取人之有餘補己之不足始無偏蔽之患  
凡是矜己所長敖人所短由於不好學耳

學者先去怨天尤人之心方有進步可言蓋不怨不尤則  
能反求諸身能反求諸身則日知其所不足而遜志於  
學問矣

趙普鄙夫小人也宋太祖推心任之亦足以輔太平蓋其  
才可用也聖人作而賢才眾多非天之生材至是獨盛  
亦由朝廷成就之力也

苟能鄉黨自好即能不入流俗人以稍異流俗斤斤自足  
多見其陋而已曷思人之高下不啻霄壤有眾人有賢

人於眾人中稱賢人於賢人中仍不免爲眾人可恥孰  
甚

周易次序凡陽卦俱在上篇凡陰卦俱在下篇天理然也  
寒暑晝夜古今治亂老少生死一而已

天下大道與天下共由之天下賢才與天下共友之豈非  
莫大之樂○成就人才最是樂事

愚者不知憂慮明者多憂多慮唯大知樂天知命而不憂  
天下之理損益得其當而已損此則益彼損其有餘益其  
不足通義也○一事也在今宜損至後或宜益在今宜  
益至後或宜損唯其時而已○師也過商也不及殷之

質周之文其義一也

人有一藝之能一節之美卽已沾沾自喜動思見長甚則明知其有害不能痛捨只是不知自愛蹈於自棄也若好學則無是矣

用晦而明蒞眾之常道也人主垂旒蔽明黈纆揜聰無非此意明夷之象特取內火外地之義非獨明夷之時也象有與彖合者亦有各取其義者設卦觀象之道天地萬物之理固如是不可舉一而廢百也

自傷其明者必至於傷人之明自明其德者必有以明人之德

學者須是經之義理通貫浹洽於中然後讀史以考見其得失見時之升降人之情僞雖萬有不同世變而道不變觀之古有以驗諸今見之前可以信諸後方爲有益於己不然玩物喪志而已徒疲精神虛費歲月猶其次也

不讀書玩味卽所見道理一二只是枯燥不得浹洽甚則見彼而遺此舉一而廢百其弊爲誠淫邪遁無所不至學者須體大有大畜之義大車以載然後可以利往多識前言往行然後可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修身之事也遏惡揚

善順天休命治人之事也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日有孜孜斃而後已無二義也

胸中熱鬧道理總是湊泊不上今之學者雖見自好總是一副熱鬧肺腸如何會長進須是冷淡得下方好

諺曰人生一世天地生我賦畀如何父母生我屬望如何長將此意猛省自應欲罷不能

尺蠖之屈以求信龍蛇之蟄以存身須用數年翕聚工夫方得進步

德者業之本業者德之著德益進則業益修業益修則德益盛二者亦交養互發實是一種工夫

今人好提程子見人靜坐輒嘆善學作話頭何不以程子書中語折衷之或曰惟閉目靜坐爲可以養心子曰豈其然乎有心於息慮則思慮不可息矣

中庸尊德性是主仁義禮智之性而言孟子動心忍性是主氣質之性而言存心養性是二者皆有之要之仁義禮智之性不能外氣質之性而求之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形色天性也學者從此看得分明乃能不惑於二氏

程子謂人才智愈明其所陷溺愈深今之爲禪學者是已程子有言虛心實腹張子有言矯輕警惰平生深愧此二



語

書載堯舜治天下以命羲和察天時授民事爲第一節後世不重天官何居若近世天文星厯之家實有不足重者蓋皆流於禳祥術數失天官之本

范滂夫論唐官制之失謂政出於三本朝官制之雜亦然更有不當義理者如布政司宜無所不統若天時地利養民造士及兵刑商旅百工營作之類皆當設官分屬而聽之於長官其職至重始無負方伯之稱今其職掌但財賦而已古者刑以弼教乃以學政之官隸於按察司此皆不合義理然亦可以見國制之所重矣

今人率詆漢儒附會經傳漢人於經之義理雖有未當然每事猶知準以經義殊不知而今一概蔑棄典文也學者工夫能將聖賢經傳準之日用動靜以考其合否則庶乎不背於義理矣所謂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也今於初學便鄙爲不屑邪說亂道莫此等爲甚比如讀易書者不能實以是理察之身心隱微之間驗之人事得失之際則雖終日講解終身誦習卻與不讀無異且若但期如此則易直可以不作矣今日異端多好談易爲是之故儒生好談易者多流異端亦此故也人懷欲利之心是以盛世多君子亂世便多小人

人不飲食則饑渴隨之不親書冊則義理日遠人若不能進飲食則病已深而死期將至矣若不喜親書冊則本心銅蔽而違禽獸不遠矣

學者但當致力於精義利用則自不至於憧憧往來朋從爾思雖終日思慮未嘗非何思何慮也周子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此也今纔言做工夫便要認著何思何慮之體鮮不流爲異學

程子云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修省與修飾正爲己爲人之別其辨只在幾微在學者內省默察而已正如察言觀色君子以爲反求之資小人以爲逢迎之術其辨只在幾微

明君制民之產使民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謹庠序之教不使飽食煖衣逸居無教以近於禽獸蓋恒產恒心皆欲上之經理使之保有弗失也故曰如保赤子民之父母也今爲父兄不爲子弟一計及於此先業不守師傅不擇亦不仁不智之甚矣春秋誅亂臣討賊子首責君父孟子謂其間不能以寸蓋以此耳推原其本記曰能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只緣其初不曾學得爲人子之道

習最難變氣最難平用力克治只克不去只緣持敬功夫

不密

親者天之所屬猶本根之有枝葉也賢者己之所立猶宮室之有牆戶也周親賢並用所以維持天下至於八百年之久雖匹士之家苟有創業垂統之慮者自當取以為法矣

凡人疾病之作罔不由於人欲如飲食寒暑男女憂勞之類是也若能一循天理何自生疾乎雖疾亦不甚病也  
養德養身初無二義

以義制心則可以心制義則不可以心制義安能事事得其當然董子云有意為善而不知義反陷於惡今日學者之患大約坐此

人者天地之心也聖人與我同類以義理心之所同也以義理為心則己心人心一而已天地之心一而已  
檢點平日過端多從暴氣得來持養功夫真不可一息疏也

莊公繼桓君魯未成童也絕母復讎之義似亦未可深責為之大臣者嗣君在喪若能伸大義以正君國之事請命於天子而即位伐齊以復讎誅姜氏以討賊以至辭主王姬之昏救邢鄆之厄皆可行也乃當行者不行不當行者一行之無非媚於齊而弱其君公子慶父

易學外傳卷之四十一  
公子溺之罪可勝誅乎觀二年伐餘邱三年伐衛當時  
國勢可見

蔡季不立立獻舞而亡季札不立立闔閭夫差而亡與殷  
微子不立立紂而亡同豈皆天命之所爲乎

大學言心不言性故序文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故序文  
言心朱子憂天下來世之心切矣此意本之孟子讀告  
子上篇其義自見釋氏離性而言心故流於猖狂自恣  
離心而言性故至於空虛寂滅

憂勤惕厲四字闕一不可學者用心須如此方有進步處  
天地閒人大者憂其大小者憂其小要無有不憂者然徒

憂無益須是勤勤乃有立然非惕與厲則始勤而終怠  
進銳退速未可知也故又須怵惕惟厲如是乃能終日  
乾乾夜以繼日坐以待旦

告子言爲仁義爲其所本無也孟子言爲仁義爲其所固  
有也言雖同而意霄壤矣此義經孟子闢之至明而胡  
氏何心猶以無善無惡爲言也

自古聖賢只望人有爲故曰爲人曰爲學曰爲仁爲義又  
曰爲堯舜曰必有事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人在天地  
閒豈有終其身悠忽因循可以有成之理

凡人早作夜思各有一項急急皇皇之事陶公所謂出門

各有營是也但須於此處長自省察默自警策

原校急  
急疑當

作汲  
汲

接物耳目最先亦最速故視聽之際尤須用操存省察之  
力

姚江之言質厚者聞之猶可以薄薄者聞之則不難無父  
無君矣為其長教也飾詐也充此無所不至

春秋書使札來聘非貶辭當以秦術楚椒一例看為正其  
不書公子及氏略蠻夷也辭國生亂是昭二十七年事  
聖人必不逆其將來而豫加貶辭也國之廢興存亡命  
也況季子使而餘昧卒迨其返而致國則僚既為君而

光已弑僚禍亂已作不可息矣當是之時辭亦亂不辭  
亦亂故季子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我與聞乎弑也  
爾殘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無已也去之  
延陵終身不入吳國然則季子之辭非效子臧之節而  
為之者也使餘昧卒僚不為君而虛其位以迎季子季  
子來歸而致國焉未必不受也竊謂季子亂生而辭國  
非辭國而生亂也辭國於光弑僚之後是合乎春秋者  
也

古之有國有家者其出有原其用有經不待外求而已足  
所以人心可正風俗可同今自上及下無多寡小大莫

不待取於外凡其早作夜思無非欲取資於世人心安  
得不趨於惡世道何由而返淳乎若王道得行自不如  
此隱居求志若欲學爲王佐當自正己而不求於人始  
子路於修身立行儘是剛果用力但不能密加內省克治  
其私則於天之所以予我具眾理而應萬事者未之明  
也蓋欲誠其身而不明乎善者故曰升堂未入於室又  
曰知德鮮矣德者百行從出之原也

克己而不能復禮者有之復禮將無己可克

諺云人之知我不如我之自知竊謂境遇之苦樂得力之  
淺深則誠有之若夫過失則我之自知實不如人之知  
我也知我而不之告棄我者也知我而見告愛我者也  
張子謂以愛己之心愛人以責人之心責己嘗思己之  
自愛恒不如人之愛我蓋人之望我必深求我必備責  
我必中也聖人所以必察言而觀色也與

詩稱訐謏遠猶爲己爲人謏須訐猶須遠然曰訐曰遠聞  
之者必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曾不反思己之所見近  
且小故不覺柄鑿如水石耳無遠慮必有近憂見小利  
大事不成當日夜念此不顯哉文王謏周家八百年國  
脈皆文謏所貽其子孫弗克敬承則失之矣

夙夜基命受命之基在乎修德進德存乎敬學中庸曰君

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孟子稱晉平公於亥唐敬禮可謂至矣此事在末世諸侯豈不賢乎乃其卽位而後權歸大夫政不由己漸成分晉之勢何也蓋悼公十四卽位二十九而薨度平公繼世其年亦與悼公相去不遠幼主攝於強家積重之勢旣難復返而已亦不能尊賢好學故終於此而已乎齊語訟爲殆殆危也得終凶之義聖人所以邇言必察明儕中質直者多有但是質美卽不能遜志學問故好義者希不好義則雖察言觀色用意卽已不同非云彼惡知則便入逆詐億不信去所以慮以下人爲最難慮以下人便能事事反己自責而於義益精矣

有爲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四十一終